

迷人的海

—邓刚中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迷人的海

——邓刚中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迷人的海
——邓刚中短篇小说选

Miren De Hai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4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36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4 印张: 11 1/4 插页: 3

1984年7月第1版

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4 000

责任编辑: 毕友言

责任校对: 陈贵田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统一书号: 10158·785

定价: 0.96元



作者小传

邓刚，原名马全理，三十八岁，汉族，山东省牟平县人。十三岁于大连十三中学辍学进工厂学徒，随安装队走南闯北，广见世面，又因家住海边，常嬉于波涛之中，有丰富的生活经历。

一九七九年末在《海燕》文学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心里的鲜花》，至今共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中、短篇小说近三十篇，其中篇小说《刘关张》和短篇小说《八级工匠》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奖。

目 次

迷人的海·····	1
八级工匠·····	43
一日三题·····	65
文晶和小伙子们·····	74
朝霞依然灿烂·····	90
金色的海浪在跃动·····	105
芦花虾·····	123
小厂琐事·····	140
“小蘑菇”卖店·····	160
南北头·····	167
外祖父家里的事·····	178
大年初一·····	193
阵痛·····	208
热·····	227
袁厂长三治“小毛驴”·····	240
黑皮儿花皮儿的大蚬子哟·····	257
在荒野上·····	274
刘关张·····	308

迷人的海

蓝色的海，黄色的岸。

他象一个酱褐色的海参，慢慢地爬着，从冷如冰窖的海水里，爬向暖和和的岸。在他前面十几米的地方，有一堆救命的柴草堆，一盒半打开的火柴——这是他下水以前细心准备好的。细小的柴枝在最下面，粗一些的在上，一层层地重迭成人字形；火柴盒用一块鹅卵石压住，以防海风吹跑，精选出来的三支质量最好的火柴棍，半截露在外面——这完全是为冻僵的人准备的。此时他用双肘支撑着身躯挣扎地爬着，一寸一寸地与柴堆缩短距离。他的身后，拖着一个沉重的网包，鱼叉和鱼刀当当唧唧地撞击着地上的石蛋子；里面肥大的，肉乎乎的海参，还有贝壳上闪着七色彩光的鲍鱼、光滑似玉的大海螺。它们随着这个人每前进一步而紧张地蠕动着，并发出咕咕地吐水声。它们离开海就是死，他爬向岸就是生，显然，他战胜了它们，获得了胜利。

他是个身形魁梧的老海碰子，象棵苍劲的松树那样挺拔。但他的脑袋仿佛在滚水中烧炼过，面部的肌肉扭曲，皮肤褶皱，给他添上了几分粗犷的气息。据说，当年他在

水下，突然被一条大鱼吞进肚里。他用刀刮开鱼肚钻出水面，但两只耳朵在鱼肚里化掉了，面孔也就模糊了。可是，在海碰子中间，这张面孔却给他增添了光彩，使他在这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享有盛名。

他能凭着一口气量潜进深深的水下，在那静静的蓝色世界里，在那刀锋箭簇般的暗礁丛中，游鱼一样钻来窜去，捕捉价值昂贵的海珍品，享受着迷人的猎获趣味。但这毕竟是凭一口气量，因为，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。稍不慎，尖削的牡蛎壳会轻易地划开皮肉，漫舞的海藻会无情地缠住身躯，狭窄的礁洞会突然截住出路，还有刺骨的，湍急的暗流、冷流、底流，会把人突然在水下冻僵、冲昏，拖向老洋深处。这一切，全凭着一口气量去对付，去周旋，去撞击。因此，人们赋予于这个行当的人，有个粗野、勇猛，甚至有些文理不通的称号——海碰子。千百年来，人们这样呼着、叫着，什么意义呢？谁也不知，也许是将生命抛进浪涛里碰大运吧。

终于，他挨进了这救命的柴草堆。但他并不是迫不及待地去抓那三根火柴。他是极有经验的，否则就会坏了大事。这就象一个饿枯了胃肠的人突然见到丰美的食物，必须抑制狼吞虎咽一样。他艰难地忍受着，用两肘支着地面，一点一点地收缩两条腿，一直到盘起双腿，渐渐坐稳。此时，他用哆嗦的手在干鹅卵石上反复地蹭着擦着，直到上面的水迹大部分消尽，才伸出手抓住了火柴杆。嚓——一束光亮送进柴草堆里，旋即漫出一缕淡淡的烟气。那突兀而生的火舌开始是懒散地在柴草里游动了一

阵，然后呼地窜起几尺高的火苗子。“啊啊”那人从地面一跃而起，将整个身子向火堆倾去，就象一条活蹦乱跳的牙偏鱼，在火苗上反复烧烤。那火舌象无数枚炽热的钢针，穿透他的皮肤，扎进肉里，骨缝里，驱除使他激烈战栗的寒气。这种灼烫的疼痛不仅不使他感到一丁点痛苦，反而使他觉得说不出的舒适和快活。他的酱条石般的硬板板的身子变得柔软起来，黑黝黝的皮肤开始显出一块块红斑。“啊啊，烤出花来了！”他惊喜地喊道。这是海碰子的行话，就是烤到数了。火舌渐渐地往地面回缩，他的身子也跟着伏了下去，直至把肚皮烤得火辣辣地疼（这时他才有疼的感觉），然后，再慢慢地翻过身，将四肢反支起，烤脊梁。烤痛了再翻过去，就象一个杂技演员在反复做高难动作。身上的红斑渐渐扩大，连成云状的一片片，并放出光来。他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恋恋不舍地放弃了那堆苟延残喘的炭火，随手从网兜里抓出几个大海螺扔进去，那海螺立即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并冒出带着焦糊味道的鲜香气来。此时，潮流还没回长，他赶紧将网兜里的猎物倒在地上，并摆好再次生火的柴草，抓起那铁青色的鱼叉和鱼刀，朝奔涌的大海走去。

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和灼烫的火烟中泡磨炙烤了五、六十年，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，牛筋般扭紧的肌肉，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，伤痕累累的身躯。浪花砸上去，立即摔碎成千百滴油珠子，不剩一丝水迹。他对远近百里海域，水面上每一支暗流，水下每一处暗礁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当他曾是个浓眉大眼，浑身乌亮的汉子时，俊俏的闺女

们也朝他瞄过眉眼。但他不屑一顾，拥抱绸缎般的浪涛已使他精疲力尽和心满意足了。后来，在漫长的碰海生涯里，曾有过一闪即灭的失悔，特别是当他偶尔看到乱石丛中伸出的一朵干枝梅，淡蓝色的海面上游着一对海鸭子时，他的心尖就异样地颤动了几下，但立刻就过去了。因为那汹涌的浪涛给了他更丰富的内容和乐趣。他是这个世界最穷和最富的人，穷得每一文钱的来源，都得使他把整个生命抛进浪涛里换取；富得一日三餐，他都大口地嚼着海参鲍鱼。他的一生都在搏击，拚杀，夺取和寻求，尤其这“寻求”二字给他腾波踏浪的一生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迷人的魅力。他寻求到五垄刺儿的海参（一般海参身上只有四排小肉刺儿），这是奇迹！这奇迹不仅是多出一刀菜（海参做菜时，一垄刺儿切一刀），而是给人一种美好的想象和诱惑。是啊，只要敢于寻求，五垄刺儿、六垄刺儿算什么！他要寻找最珍贵的，世代代海碰子终生寻找过但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。当他还蹒跚学步时，老一辈海碰子们讲到这个神物时，声音都颤抖着：“那是宝啊！没有福气的人是得不到它的，有错鱼守护呢！”错鱼什么样？谁也没看见，但是谁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，钢刀一样的身子，一公一母交错立在那里。“厉害呀，嚓——齐刷刷把人切成两段！……”老海碰子的爷爷不安分，强求过，结果他死在浪涛里；老海碰子的父亲强求过，结果他也同样惨死在浪涛里。老海碰子没见过爷爷的尸体，但见到父亲的尸体，虽然血糊糊的，却是完整的，并没有被错鱼切成两半。是根本没有那可怕的错鱼，还是父亲没有潜到错鱼守护的地方？

老海碰子终生都在用行动揭这个谜。

山那面的海，叫半铺炕，那是个平静的海湾，即使是涌起风浪，也伤不了筋骨的。但也没有五垄刺儿的海参，更不用说那神秘的宝物了。老海碰子在那样的海里，可以横冲直撞，如走平地，但是他离开了那里。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力气和收获是等价交换的。他选择了这边的海。

这边的火石湾，才是真正的大海，刀一样直切下来的陡岸，全是坚硬的火石（因为这种橙黄色的石头受撞击就会迸出火花，所以海碰子称为火石），象一道金灿灿的屏障，贴着这陡岸直拔上去的是高高耸立着的火石山。在这刀削的陡岸中间，有一道豁口，下面有五十步长，五十步宽的小天地，铺着黄橙橙的鹅卵石。尽管这里天地狭小，但老海碰子却很满足，因为他的用武之地是豁口外的一铺万里的大海。他还满足的是背后那陡削的高山，隔开了那个烟雾萦绕、噪噪营营的世界。豁口两侧的石壁轰轰地响着，迸碎的浪花从两面齐往豁口处喷洒，透着白光，现出一闪即灭的七彩光环。老海碰子兴奋了，这才是男子汉的海，只有他才会享受这种乐趣！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！可是，他哪里知道，现在，恰恰有另一个人，也悄悄地来到火石湾，要分享他的这种乐趣：与他一样寻找那迷人的希望！这个人已经来到火石湾，他却并没有发现，浸沉在自己的欢乐里。

“我会得到的！”他执着地自语，高高地扬起手臂，将系着网兜的葫芦头扔进水里，一手攥着鱼叉，一手攥着鱼刀，一个鱼跃，扎进翻滚的浪涛里，身子便箭样地钻进黑绿色的水中。他手中的鱼叉鱼刀也朝前直竖，那闪着寒光

的锋刃劈着水，一直向下沉去。这段行程只能用三分之一的气量，这是严格计算好的，因为必须保证三分之二的气量在水下工作。在这一团模糊的水层里，也会出现奇丽的景色，有时，一大群丁鱼（只有一根钉子长短的小鱼），铺天盖地而来。仿佛千万支金针银线，在黑沉沉的空间流曳，把老海碰子团团织在其中。这使他感到快活，也有些慌。因为他知道，凡是这种鱼的后面，往往会跟着一些追食的大鱼。他根据鱼的外形来叫名的。有一种相公鲨，它的头部高高隆起，两腮很滑稽地向两旁凸出，很象古代的相公帽。这种鲨鱼似乎也象相公那样文雅礼貌，见人频频点头，然后，从左面蹭你一下，又从右边蹭你一下，好象亲昵地缠着你。其实它这是在试探人的能力，因此它蹭你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直到把人弄得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时，才猛地露出狰狞相，恶狠狠地扑来。但也有那种直率的，毫不讲客气的鲨鱼。那是一种有尖削的头颅，火箭般身形的箭鲨，一排锯齿般的尖牙闪着白粼粼的光。它的凶狠远超过山中的虎狼，它那对阴沉的小眼睛能在几里以外的水下看见人肉闪光。当它在百十米之外发现目标，便象炮弹一样射来，饥饿使它的凶猛、残忍和智力增强了数倍。它不仅能在水下横冲直撞地扫荡鱼类，而且会自动地跃出水面，攻击站在船头和礁边的渔人。它那飞跃在半空中的身子灵巧地横扫一下，刀片式的长尾将人搦进水里，然后，再去吞噬。海碰子最提防这种鲨鱼。

老海碰子潜到海底一两米处，那水色便豁然亮堂了，五彩斑斓的礁石尽收眼底。在那一片白花花的牡蛎丛中，

撒满了孔雀蓝色、玫瑰色、橘红色的五角海星，象艳丽的花朵，闪着莹莹的光。这些漂亮的海星并不是装饰海底景致，而是在残酷地吸噬牡蛎肉。一大群老态龙钟的黑鱼游过来，瞪着博士眼珠，在研究老海碰子是什么动物。然而老海碰子连看也不看这些肥美的大黑鱼，这些家伙是水层中间鱼，灵得很，鱼叉是弄不到的。但对付底鱼（贴近沙滩活动的鱼），他的鱼叉便显出神功来。多年的碰海生涯使他练就一对灼亮的神眼，只要他略一扫视，便会看出货色来。那些象一张树叶子似地浮在沙地上的牙偏鱼，牛舌头鱼，石茧子鱼（背面上长些石斑状保护色，极难辨认）和胖头鱼，它们总是紧贴在沙子上一动不动，一旦遇到不妙情况，周身花边般的鱼翅就急速煽动，一股沙烟泥雾立即翻然而起，降落在鱼背上，渐渐就盖得严严实实。但是，鱼尽管伪装得巧妙，却要露出两个咕哩骨碌的眼珠子观察动静。老海碰子最会识别这种假相的。这时，一条烟叶似的大牙偏鱼飘然而至，老海碰子稳住不动，等它伏沙伪装后，准备动手擒拿，谁知这鱼夺路而逃，攀礁而上，游过了横在它头前的一排围墙般的暗礁。老海碰子惊呆了，虽然他成千上万次潜进水下，却很少看见牙偏鱼侧着扁扁的身子，煽动着周身花翅，飞快地升到礁石的顶端，象一片金叶在湛蓝的空间翻然而下，顺着礁背面的斜坡逃遁了。老海碰子垂着鱼叉，眯着友善的目光，欣赏着那条扁鱼的精彩表演。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充实，虽然在冰冷的水下，他的心胸却炽烈地燃烧起来，这种燃烧常常使他有些神经质。有时，一块奇形的石子儿，一墩玲珑的暗礁，

一片磨亮的贝壳，都使他精神振奋，也许这就是一个海碰子寻求美好愿望的激情。

他沿着狭窄的礁缝急速地游动，一个长长的大海参躺在那里，酱褐色的身子缀满了一行行小肉刺儿，刺儿尖泛着淡白色，象密密麻麻的花点，远远看去那样迷人。海参最熊，不会跑也不会蹦，只有老实地束手就擒。但它对付鱼类，有一套本领，当鱼张口扑向它时，它便来一个特殊反应，唰地将肚里的肠子喷出去，那鱼一口衔住，以为猎物到手，立即摇摆而去。海参这时早借着喷吐肠子的反作用，退出半尺远，保全了性命。但在人的面前，这一切伎俩就等于零了。老海碰子在一道礁缝里就捕捉了五个大海参，装进腰间的小网兜里，双脚照地猛地一蹬，身子嗖地升起，等脑袋窜出水面，已是气力殆尽。他大声地呼吸了一阵，便又扎进水下。腰间的网兜装满了海参，他便浮出水面，踩着水，寻找漂浮的葫芦头，然后将海参转装进葫芦头上挂的大网兜里。渐渐地，他喘气的声音和活动的姿势不那么从容了，在水下呆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升浮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嘴巴露出水面的喘气声越来越大。但他还是继续拚命地扎着猛子，不断地寻找猎物，一个劲地呼吸、憋气、扎猛、升起，机械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。

终于，他感到冰冷的水泡透了他的皮肤，进而渗进肉里、骨头里，他开始慢慢地失去了活力，变得麻木了，眼球里的火花也逐渐熄灭。水、礁石、海参和鱼全融成模糊的一团，他这才推着被网兜压得半沉下去的葫芦头，艰难地朝岸边游去，再度去烤火，再度去补充热量，再度去积

蓄力气，再度攥着鱼叉鱼刀，把自己抛在冰冷的海涛里。

在一个潮流不到半天的时间里，海碰子一般是下三次水。就是说他们的肉体在灼烫的火苗里加热半个小时，然后在冰冷的海水里冷却半个小时，这种加热和冷却要反复六次。当老海碰子最后一次游向岸去，才发现豁口处多了一个小黑点。那小黑点渐渐变大，终于，他看清了，是一个小海碰子。

那小海碰子虽然块头小，却很神气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地审视着老海碰子出水、上岸、点火和烤身的每一个动作，俨然是个小监考官。老海碰子有些不快，他不愿意在这个最狼狈的情况下被别人这样注目，而且还是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孩子！于是他尽力控制着全身的颤抖，故意装做不在乎，虽然烤火时照样翻来复去地做着滑稽动作，但决不叫出声来，在小辈人面前呻吟，可真不象话了。当他在激烈的炙烤下恢复正常功能时，便把目光朝小海碰子那边瞥过去。小家伙看样子不到二十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他在海碰子队伍中还没有见过这么个幼嫩的小东西。那翘起的鼻头和红嘟嘟的小嘴，勾勒出一条温柔的曲线，脸蛋上还毛茸茸的，象一个注满汁水的小香瓜，但脖子下面那套衣服却使老海碰子生出火气，小挽领，紧贴身，显得挺刮利索。海碰子穿那种摆浪的衣服，逛海吗？就这身衣服也不合格！当海碰子应穿那种厚、肥、大、结实、保暖的衣服，白天烤火能遮风兜热；晚上睡觉能当被做褥。然而小海碰子根本没理会他的怒气，竟然仔细地将全身衣服脱下迭好。按规

矩，应该过来拜上两句，用海碰子话说“借借风”，但小海碰子毫不理会，就地摆开架势，立了门户。老海碰子有一种被冷落之感，不禁怒气横生：太放肆了！方圆百里的海碰子，还没见过这个样的！不过看到赤身裸体的小海碰子时，他倒几乎要笑了。这麦面捏的似的身子也能下海？没有棱角的骨架在圆润的嫩肉里包裹着，小肚皮溜光溜滑的，纤细的小脚被沙窝里的冷水泡了不一会儿，就变成了粉红色。这样的小脚能蹬水？他撇了一下嘴，心想：差远啦！肚皮上的汗毛还没烧光呢！他的气消了大半。浪有些大了，豁口处不时地迸散着七彩光环的浪花，小海碰子有些惊奇，不时地张大嘴，露出一口小白牙，更显出嫩相来。看着这个柔嫩的小东西，老海碰子不由得想起那有力的蟹钳，锋利的鱼牙，尖削的牡蛎壳和那狭窄的暗礁缝。

“会弄碎的！”老海碰子揉搓着浑身烤出盐末末的皮肤，竟在心下为这个不顺眼的小东西叹息了。

小海碰子也许看出了老海碰子的神情，便故意晃着身子走过来，显示其老练，还盯着地上的一堆海参，说道：

“货挺厚呀！”老海碰子惊奇地扬起脑袋，他没想到小家伙会说出这么老成的一句海碰子的行话，便不由得细细打量他一番。这时，他才看得清楚，那张小香瓜似的脸上呈现出一圈水镜压出的印痕，胳膊和大腿处已划出一道道稀疏的伤口，光滑的肚皮上面的汗毛，开始烧得焦卷起来。看来，有点来历！他问道：“半铺炕那边来的吧？”

小海碰子脸似乎一红，但老实地点点头。

“怎不在那儿呆着？”

“那什么货色，四垄刺儿！”小海碰子露出很自负的样子。

老海碰子一怔，但没动声色，心里在冷笑，瞧不起四垄刺儿，哼，没看看你自己几垄刺儿！小嘴鱼吃蟹子，也不量量自己多大牙口！他轻视地扫了一眼小海碰子，谁知小家伙正朝他眯睁着眼，并突然喊道：“你是从鱼肚子里钻出来的？”嫩嫩的小脸上充满了又惊又喜的神情。

老海碰子却闭上眼睛，不屑一顾，这正是老辈对少辈表示骄傲的一种方式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在海碰子中间，谁不知道！

“那大鱼呢？”小海碰子并不是一味地敬仰，也不等他回答什么，却问起那鱼了，好象是几百年前就准备好的问号，终于盼到今天问了。

这个问号可大大地伤了老海碰子的自尊心，从那九死一生的鱼腹中逃出性命来，已是千幸万福了，已是天下第一了不得了的事了，还要那鱼！真不知天高地厚！黄口小儿，不值一驳！老海碰子根本就没睁开眼皮。谁知小海碰子竟叹了一口气，为那条跑掉的大鱼惋惜，好象在说，你这事做得太缺心眼了，太欠考虑了，太不完美了，太不值得那么多的海碰子敬重了！老海碰子终于按捺不住，抬起眼皮，却见小海碰子正从裤衩后面拔出闪光的鱼刀，挥舞了一下，那气势，也要钻进鱼肚子一次，并豁开它，但不只是逃命，还要把那大鱼拖上来！

老海碰子终于什么话也说不出，他有些疲倦，便就势往沙滩上一躺，闭上眼睛。但是他睡不着，小海碰子正

在那边甩臂劈腿，做下水前的运动。“哼，海猫子不知潮流，涨潮下水！”老海碰子冷笑着自语，又投过一瞥——他被一道灼亮的东西刺了一下，不由得睁开眼睛，只见全身披挂整齐的小海碰子，手里正攥着一支亮铮铮的鱼枪。他近来模模糊糊地听说这个新玩艺儿，是半铺炕那边的海碰子们用好钢打造的，上面安着一些巧妙机关，一勾扳机，枪头就会戳透鱼身，据说瞄哪儿打哪儿，极有准的。但是老海碰子并不认真听别人夸这家什儿，他从心里根本就不屑一顾，尤其是半铺炕那边的产物，他就更瞧不起。世世代代的海碰子都使鱼叉，叉的鱼还少吗？那可是腕子上的硬功夫，练不出来，便想新花样，懒人懒招儿，想不出力气弄鱼，笑话，不会使叉算什么海碰子！

小海碰子却走过来，嘻嘻地笑着，朝他那鱼叉踢了一脚，说道：“该扔了，这破玩艺儿！”老海碰子差点儿跳将起来，说我这鱼叉是破玩艺儿，别闪了牙梆子！他这铁青色的鱼叉啊，爷爷用过它，父亲用过它，是一块车轴钢打出来的，什么样的车轴，拉两千斤石头的车轴！这鱼叉什么样的鱼没叉过？牙偏鱼、牛舌头鱼、胖头鱼……它还叉过一条十七斤八两的大鱼呢！别看它浑身是锈迹斑斑的，这是鱼血和盐水咬的，是业绩，是资格！你那鱼枪算什么，叉过十七斤八两的鱼吗？他想起那条麻袋大小的牙偏鱼，在鱼叉上掘动时的重量，使他在海里翻了好几滚儿……他充满感情地瞅了一眼横在地下的鱼叉，心里却忽地一下发虚了，这条立下过丰功伟绩的鱼叉此时竟那样难看，尽管他时时霍霍打磨，叉尖总闪着一簇寒光，但与那支机关巧